

# 憂鬱的南國

## 石川欽一郎的台灣之旅

### The Southern Blue

#### Ishikawa Kinichiro's Tropical Journey through Taiwan

陳秀文 Hsiu-Wen CHEN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



石川 欽一郎

1 石川欽一郎（1871-1945），水彩畫家，日本靜岡縣人。

### 人類學家的熱帶之旅

1935 年至 1941 年間，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（Claude Lévi-Strauss, 1908-2009）為了尋找傳說中的黑暗部落，不遠千里飄洋過海，挺進巴西的熱帶叢林。然而，在一趟又一趟歷盡艱辛的旅程中，人類學家不但未能順利找到傳說中的原始部落，還意外地發現到，現代文明的無堅不摧，即使是深藏美洲大陸的黑暗部落，都無以倖免。且事實顯見，若非一些像他這樣懷抱著浪漫憧憬、四處挖寶的現代旅遊者和冒險家，土著社會也不會過早曝光並提前消逝。李維史陀在《憂鬱的熱帶》（*Tristes Tropiques*, 1955）中所勾勒出的這一段在地理大發現之後美洲大陸的遭遇，以及人類學家的幡然省悟，無獨有偶的，在日治時代的台灣殖民地也有相似的翻版——石川欽一郎的台灣之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
### 日本畫家的南國之旅

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（いしかわ きんいちろう, Ishikawa Kinichiro, 1871-1945）是台灣美術界的一位風雲人物。眾所周知，他是第一位出現在台灣的知名西畫家，也是台灣近代西洋美術教育的啟蒙者（圖 1）。甚而，他還是歷史上少數幾位有幸躬逢開發前的台灣山地，並為其美貌留下歷史見證的幸運兒之一。

石川兩度造訪台灣。第一次來台的時間是 1907 至 1916 年，主要身分是在台灣總督府陸軍參謀本部，擔任通譯官的工作。睽違八年之後，石川二度來台，在台北師範學校擔任約聘教師，直到 1932 年離境。在台時期，工作努力的石川，矢志推展西洋繪畫的風氣，在積極培養西畫的人才，催生台灣的官辦美展之餘，也發表不少有關台灣風景觀的論述。兩次來台期間所發表的旅遊寫生遊記資料，以今天的後見之明看來，不僅見證了台灣風景從「黑暗」到「文明」的變遷經過，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對於「南國風景」的觀視角度。



2 石川欽一郎 次高山 水彩  
23.7×38.7cm 日本靜岡縣立美術館藏

## 熱帶的南國

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，起自 1895 年 6 月 17 日台灣總督於台北城舉行的「始政式」，終至 1945 年 10 月 25 日中華民國接管為止，前後共長達五十年，一般概略區分之為前半段的武力整肅時期，與後半段的文化同化時期。

接收初期，台灣人抵抗日本軍隊的抗爭不斷，總督府為專心平定漢人的武力叛亂，不得已採取消極安撫、設立「蕃界」的方式，與山地原住民劃清界線，台灣的山林於是得以暫免於刀斧的威脅。1907 年石川到任總督府通譯官之際，整肅平地人叛亂工作已近尾聲，「掃蕩生番」即將成為總督府下一階段的施政方針。為了替 1910 年起為期五年的「理蕃政策」鋪路，爭取日本高層的全力支持，時任台灣總督的武官佐久間左馬太（任期 1906-1915），不遺餘力宣揚奪取台灣高山資源對於日本的重要性。

1909 年，石川欽一郎為了配合總督府向日本高層說明蕃界的討伐情況，在二十多名軍警荷槍實彈大陣仗的護衛下，遠赴山地寫生。從台北整裝出發的一行人，先是搭乘火車到達台中，之後又乘著轎子途經草鞋墩（草屯）、埔里，繼再以徒步方式循著濁水溪的上游，深入中央山脈的蕃界（今南投仁愛鄉與信義鄉）。抵達蕃界之後，石川在日方軍警的團團保護之下，一方面遵照指示將沿途所見隘勇線的實況用畫筆記錄下來，另一方面也趁機描繪了次高山（今雪山）、新高山（今玉山）等高山姿容，與外界難得一見的生蕃形象（圖 2），成為名符其實旅行寫生方式記錄台灣高山風景的第一人。此行所帶回的一部分畫作，最後並交由佐久間總督親自帶回到日本東京，呈獻給明治天皇。翌年五月，石川又再次奉命陪侍佐久間總督，巡視台北、桃園和新竹的隘勇線，並帶回了一批畫作。

對於石川來說，接收初期的南國，儘管充斥



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
| 3 | 5 | 6 | 7 |
| 4 |   |   | 8 |

- 3 石川欽一郎 建築物 1912-16 水彩 24×33cm 台北陳氏家族藏  
 4 石川欽一郎 台北總督府 1916 水彩 34×25cm 台北市立美術館藏  
 5 石川欽一郎 台灣街道 1907-12 水彩 30.8×25cm 日本靜岡縣立美術館藏  
 6 石川欽一郎 台南後街 1907-12 水彩 29.5×20.5cm 日本郡山美術館藏  
 7 石川欽一郎 福爾摩沙 1907-12 水彩 37×44cm 台北市立美術館藏  
 8 敕使街道（今中山北路），原出處：《台北市政二十年史》。（翻攝自周婉窈〔1999〕：台灣歷史圖說。台北市：聯經。）

著瘴癘、生蕃、土匪等致命威脅，交通、衛生、治安等各方面條件都嚴重落後，然而此地所散發的原始活力，卻也是日本內地所沒有的。在 1908 年所發表的〈水彩畫與台灣風光〉一文中，顯然已為台灣的熱帶美景所深深吸引的石川，大聲地向世人昭告：「本島風景實在是自然創造的傑作，規模雄大、色彩壯麗，變化的巧妙真令人讚嘆。」興奮之餘，他也頻頻向內地畫家喊話，建議他們來台旅遊寫生，親眼見識這個為日本畫家所保留的天堂，並呼籲內地人要捐棄成見，拋棄眼睛習慣的觀看模式，客觀地欣賞，如此才能領略台灣特有的美。

就這樣為了向世人展現心目中「冠絕日本」的南國美景，石川三番兩次利用職務之便穿山越嶺，置身除了台灣山地原住民之外，人跡罕至的山地。

這種旅遊寫生方式，對於傳統畫家來說，不要說難以想像，也不可能辦到。出於工作需要，居住在台北的石川，偶爾也會描繪街道上的新式建築（圖 3、4），配合張揚殖民地的政績，但畫家個人對於生活周遭那些別具異國情調，以及地域代表特色的風景，例如：台灣隨處可見的相思樹、竹林掩映的農家、古意盎然的街道建築等（圖 5、6、7），顯然具有更濃厚的興趣。石川所鍾情的，換言之，並非街道上光鮮亮麗的現代式建築，而是「洋溢著純粹台灣風情」的「前現代」景物。

## 進步的南國

可惜的是，在睽違台灣八年之後，當 1924 年



石川再度踏上這塊熟悉的土地時，眼前的景物，已經不可同日而語。在日本政府「循序漸進」、「軟硬兼施」的施為下，台灣的殖民統治到了大正時期（1912-1926），已堂堂邁入穩定階段。隨著台灣政局漸入佳境，各項基礎建設如公路、鐵路、自來水、電力、醫療、教育等，也開始如火如荼地展開。自 1920 年代起，文化同化政策也全面性地鋪展開來。本島人原來居住的蜿蜒街道與老舊建築，在「市區改正」的前提下，大量為新穎的建築物與筆直寬闊的街道所取代。原來美麗的相思樹林，也因街道拓寬取直的需求，接二連三遭到無情的砍伐。為了支應日本工業所需，大量栽植經濟作物的結果，造成原野景觀的破壞。最後，在同化政策的薰陶下，不只是平地人，連山

地原住民的食、衣、住、行生活形態，乃至於名字、衣服，也全部日本化。在快速的文明化進程中，可以說，不管是人、城鎮，還是風景，無一不變得跟日本內地愈來愈像。

在殖民統治者眼中，各種代表「進步」的象徵，或者說，足以向世人炫耀的成就，看在石川欽一郎眼裡，卻有著不同的解讀。1925 年 4 月起，石川難得一見地以連續發表在《台灣日日新報》的「說笑話罷了！」、「日本三角」以及「這我就知道了！」等一系列附有短文的插畫（圖 9、10），將眼前所看到的種種因異文化的接觸和現代化的建設所帶來的奇景，毫不留情地批評了一番。

他說，台灣即使有了像「敕史街道」（今中山北路）那樣的三線道路，在一般人連基本的守法和



|   |    |
|---|----|
| 9 | 10 |
|---|----|

- 9 石川欽一郎 日本三角 發表於《台灣日日新報》(1925年5月8日)

圖片附文：「台北街上汽車很少爆胎。相反地，馬路上卻有許多破洞。好像開腸破肚後，綁了繃帶的馬路。實在難看。缺了北邊，就是日本三角。」(中文翻譯與圖片摘自顏娟英〔2005〕：水彩・紫瀾 — 石川欽一郎。台北：雄獅美術。)

- 10 石川欽一郎 這我就知道了！ 發表於《台灣日日新報》(1925年7月25日)

圖片附文：「來到台北最足以傲人的三線道路，若是這樣走著，也彷彿不知身在何處，是日本嗎？西洋嗎？如此壯觀，可是有時卻看到牧童牽牛來吃草；遠處鄉村小路上，還有轎子搖搖晃晃地通過。這時才恍然大悟，身在台灣。對照確實是必要的。不必再嘮嘮叨叨，只要一對照就明白，不對照嘮叨也沒用。這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到底怎麼了。」(中文翻譯與圖片摘自顏娟英〔2005〕：水彩・紫瀾 — 石川欽一郎。台北：雄獅美術。)

衛生觀念都尚未建立起來的情況下，可想而知，人們依舊不會習慣遵守交通規則，而且道路上崎嶇不平，雜草叢生，不時還看得到牧童牽牛來吃草的唐突景象，未顧及當地特色，硬性移植的結果，就是造成這種「畫虎不成反類犬」的效果。依他的看法，這一類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的現代化建設，就和那些「模仿日本人穿著」的本島人和蕃人，以及「模仿日本樣式」的台灣建築，乃至於「模仿日本風流觀」的台灣歌謠一樣，都是沒有經過多少深思熟慮，來自異文化的全盤移植，不僅違背了南國風土的特色，更和南國風景顯得格格不入。第一次來台時的興奮之情，至此顯然已經冷卻了下來。在1935年發表於《台灣時報》的〈台灣風光的回想〉一文中，石川更難掩失望地說：「我旅行最頻繁的時候是在明治末大正初期，現在回顧起來是尚未近代化，洋溢著純粹台灣的風貌……當時一眼望

去，盡是古老的美好景色，而現在走在台灣，到處已看不見任何特色，實在令人遺憾。」

類似於石川的這種「今昔之感」，在1939年，另一位來台畫家鹽月桃甫（しおつき とうほ，1886-1945）的東海岸遊記〈內太魯閣行 — 東台灣旅行的懷想〉中，也依稀可見。在比較1920年搭著蕃丁所滑動的台車，和相隔十七、八年巴士通車後，兩度從花蓮港探訪內太魯閣的名勝時的差異，鹽月回憶起：第一次時，蕃丁仍穿著丁字褲，當時一路上幾乎沒有人煙，沒有森林，無邊無際的草原上散布著水牛群，使人聯想起米勒的畫；第二次再去時，從前一片茅草的荒漠平野，已被開墾成了整齊的農場，昔日臉上刺青的姑娘與頭髮隨風飄舞的男子，不知不覺間，也改穿著和平地人一樣的衣服與帽子。畫家不禁懷念起從前的樣子。

## 地方色彩神話

從石川欽一郎和鹽月桃甫的記述來看，台灣從一個令人雀躍的風景到令人失望的風景之轉變，顯然是受到現代文明的污染。弔詭的是，日本統治以前那個混沌未明的台灣，一度被視作文明社會的敵人，去之唯恐不及，等到了文明社會即將摧毀她的時候，卻又感到萬分不捨。從此，我們總算可以理解到，為什麼那些旅遊繪畫中所追求的「南國色彩／地方色彩」，會那麼受人熱愛了。這些作品創造了今天應該還存在，卻已然消聲匿跡的幻影。或者說，那些旅行畫家們所從事的，正是一個考古學家的工作，鏖而不捨地要從斷瓦殘片中去回復早已不存在的原始面貌，以讓人看到尚未被破壞、污染前的景觀。只是話又說回來，這些畫家們拼命帶回來

的旅行寫生和冒險故事，已經無法提供什麼純正之地方色彩的保證了。當一個四處擴展、需索無度的文明，打破了海洋與高山的沉寂之後，一切便再也無法還原了！

### 延伸閱讀

- 石川欽一郎（1908）：水彩畫與台灣風光。載於顏娟英譯著（2001）：風景心境——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，上，30-31。台北：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。
- 石川欽一郎（1935）：台灣風光的回想。載於顏娟英譯著（2001）：風景心境——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，上，54-56。台北市：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。
- 李維·史特勞斯著（1989）：憂鬱的熱帶。台北市：聯經。
- 周婉窈（1999）：台灣歷史圖說（二版）。台北市：聯經。
- 顏娟英（2005）：水彩·紫瀾——石川欽一郎。台北市：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。
- 鹽月桃甫（1939）：內太魯閣行——東台灣旅行的懷想。載於顏娟英譯著（2001）：風景心境——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，上，77-78。台北：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。

## 美感記憶

### 淡水為什麼是文人雅士的天堂？是台灣觀光的重鎮？

清領時代，淡水是聯絡大陸的重要港口，舟船雲集。日本統治之後，由於河道淤積，淡水港的地位漸為新興的基隆港所取代。自此，淡水因為地處郊區發展緩慢，許多自然的風貌因此得以保存下來，如：長得十分茂密的相思樹林、錯落在樹林間的洋樓古蹟、水岸熙來攘往掛著綠色或紅色旗子的戎克船、帶有古銹色瓦的房子沿著山丘排列景象等。有山、有水，兼有人文史蹟的淡水之魅力，從其在1927年《台灣日日新報》舉辦的「台灣八景」民眾票選活動中脫穎而出，即可見一斑。



這張約1910年代發行的寫真繪葉書（明信片），將兼收美麗的山景、海景與人文景致，把淡水河岸獨到的地理位置表露無遺。（圖片來源：國家圖書館台灣記憶網站）



吉田初三郎的「淡水的暮色」，描繪了河上的漁火、岸上的人家，以及天上的新月，呈現「天上人家」相互輝映的唯美景緻。